

作者：李維榕博士

刊登日期：2020年6月6日

原文刊載於信報財經新聞專欄〈故事從家開始〉

## 離婚前輔導

這對夫妻是典型的專業人士，形象鮮明，事業有成；但是卻面臨一個重要抉擇：這段婚姻能否挨得下去？

很多人都知道有婚前輔導，但是離婚前的輔導，才是婚姻治療師最常見的問題。

這些出現在治療室的夫婦，往往視這為婚姻最後的一道防線，能否挽救、孤注一擲。要處理這種個案，當然不是三言兩語，說些好話就成。沒有深層次的探索，連婚姻究竟出了什麼問題，也很難診斷。

問題是，這些婚姻生了大病的夫婦，看來十分正常，他們對問題的描述，也往往令人摸不着邊際。

男的說：「她總是不肯和我配合，尤其在社交場合，總是與我抬槓！」

女的說：「我不是故意的，大家只是談論一些無關緊要的政見問題；我不同意他的見解，他就氣得立即離場，剩下我一個人，十分尷尬地不知如何下台。」

一個朋友歡聚的場面，就只落得慘淡收場。

他們又提出另一個例子：夫妻二人擁有一筆巨款，由女的負責投資營運，但是男的認為她的經營手法過於保守，這又是另一個夫妻矛盾的導火線。

經過一番商議，為了避免產生矛盾，男的同意既然交由女的負責處理，就不要不停插手，界線分明。

女的說：「你要放心由我處理，如果到限期覺得沒有達到你的期望，就可以把這項投資，轉交給你那個做投資的朋友去處理！」

男的聽了立即暴跳如雷，說：「你分明知道我信不過這個朋友，故意拿他來氣我！」

原來不管爭論的題目是什麼，他們的每一個對答，都可以牽動彼此的死穴！

聽了各種不同的例子，我忍不住笑他們說：「你們一定有特異功能，事無大小，都可以把它演變成不可收拾？」

不是嗎？社交場合一些毫不重要的話題，會造成夫妻之間無完無了的怨恨；家有巨款，不但沒有帶來喜悅，反而成為雙方心中的一條刺。

這是很有成就的一對年輕夫婦，都是美國名校的畢業生，企業界的天之嬌子，但是在人際關係的相處，却不停互相衝撞，能把事情弄得多糟就多糟。

妻子的解釋是：「也許我們都很好勝，最喜歡的遊戲，就是比較大家的記憶能力，在一些小事上較勁。」

男的仍然認為，是妻子不肯與自己配合，他說：「我們結婚前，她比現在瘦很多，人也喜歡打扮……」

妻子說：「他不停說我過胖，叫我減肥，怨我穿衣服不夠時尚！」

我心想，糟了！我從沒有遇過任何一個女人會聽了丈夫這些批評而不生氣的！怪不得她一直在有意無意地激怒他！

我對男人說：「別的事情我說不準，這一點我很確定；你這樣說她，她沒有把你捏死才怪，還想叫她配合你？」

男人對妻子的要求是強烈而明顯的，妻子的反擊看似消極，但也並不示弱。只是他們的爭議總是集中在一些無關痛癢的事情上，極少牽涉內心的真實情緒。因此，即使彼此承諾改善關係，也只是停留在一些行為上的層次，總有換湯不換藥的感覺。

這對夫婦長期分居中港兩地，男的認為那是他們相處得最滿意的時段，現在住在一起，情況才變得複雜。金風玉露一相逢，沒有朝夕相對的磨損，當然容易。他們還有一個不滿周歲的嬰兒，需要照顧，有趣的是，他們却很少為孩子而爭執。

後來才知道，這嬰兒得來不易，那是多次失敗才成功的試管嬰兒。人工受孕，對女性來說，是一個很大的煎熬，加上丈夫不在身旁，妻子說：「我一個人去打針、去張羅，好像單獨一個人在製造孩子，有一次我在這裡操作，他却在內地開 party，還約了女同事一起看電視節目……」

丈夫不明所以，他說：「我對生孩子的事，從來沒有強求，有沒有孩子都沒有所謂，並沒有給你任何壓力……」

問題是，沒有壓力，也沒有足夠支持。

妻子說，其實有一次成功懷孕，丈夫卻要她一同外遊，結果在舟車勞頓中，她流產了。她淚流滿面地說：「我一直在怪責自己，也怪責他，如果沒有那次旅行，也許不會失去孩子！」

結果他們繼續旅程，在異地的渡假村，妻子是悲傷地悼念失去的胎兒，丈夫卻催着她盡快走出谷底。他說：「其實我也很悲哀，但是還可以怎樣？孩子已經沒了，只有往好處想。也許我當時應該與她一起抱頭痛哭！」

如果當時他們抱頭痛哭，也許他們會在哀痛中學會彼此安慰，而不是從此疏離。夫妻關係往往經歷很多創傷，痛徹心扉；更糟的是無法一同排解。在婚姻內所感受到的孤獨，比任何孤獨都來得讓人難受。多年來，夫妻盡量不去碰觸這些傷痛，裝作相安無事，但是傷痕沒有痊癒，就會成為暗湧，讓他們不斷互相傷害、互相拒絕。

現在有了孩子，應該是享受家庭生活的好時機，但也是促使他們學習彼此療傷的時候。

男的說：「其實我最希望的，就是在人前可以表達出我們是一對恩愛夫妻，而不是老被她奚落！」

我說：「那麼你就要尊重她，停止批評她！」

他開玩笑說：「提醒她一起去做運動也不成嗎？」

這次，是女的自己用手打他，而不是把憤怒暗自吞下。